

# 哥们儿天塌了哥们儿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65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03652>.

Rating:	<a href="#">General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 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 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9 Words: 4,923 Chapters: 1/1

## 哥们儿天塌了哥们儿

by [tejiwenmang](#)

### Summary

现pa，发郊，一点点姐姜

1

“哥们儿！我天塌了！”

姬发刚要睡，窗户开了，露出来殷郊那张帅得发蠢的脸。

“有事儿明天说行不行——等等，你怎么上来的？你爬上来的？”

殷郊把窗户拉的更宽，脑袋一伸身子一坠就咚地砸进姬发的床：“我不是和你说这个的！”

“我可是和你说这个的！”

“不就爬墙吗？爬就爬啊？你当年没爬过啊？爬进你家犯法啊？！”殷郊气势汹汹。

“可我家在九楼啊！”姬发扳着殷郊脑袋晃。

事情是这样。

今天是殷郊他爸他妈离婚一周年。我天呢！特值得庆祝。殷郊拉着他妈，拉着他舅，拉着他表弟，拉着他爷爷和大伯在鼎福楼饭馆开大趴体。

“今天是我妈做回自由独立女性一周年！妈！没了爹你日子过得真是越来越好瞧着又年轻二十岁。”

姜母举着酒杯：“别夸啦，再夸妈妈就比你还小啦。”

“怎么夸了，小郊说的实话。”老爷子笑，“小姜，这么些年苦了你。和那混小子分开，日子

好了气色自然好。”

“诶，还是说苏姐己。”殷启说，“不过得亏她，姜妹才算看清楚殷寿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边说着，那边谈着，殷郊瞧了眼表——还剩一盆黄河鲤鱼呢？姜文焕说我去催催，刚拉开门人就不动了。殷郊觉着奇怪要问，刚伸出去脑袋也愣了半天。

“……怎么了？”姜母问，谁知道下一秒就让人抱了个满怀——

“姐姐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自从你离婚我就到处找你今天可算找到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瞧瞧你皮肤又好了对了这是你们的黄河鲤鱼。”来人向后一指，门外站着不知所措的传菜员，等所有人视线在向自己聚集前又扒在姜母身上哭哭啼啼不下来。

“这是……”老爷子指了指。

“嗯嗯。”他舅点点头。

殷郊清了清喉咙：“姓苏的！你来干嘛——”话没说完苏姐己就扭头冲她呲牙咧嘴。

“怎么了！不是自由独立女性吗？新世代自由独立女性追求爱情怎么你了呢？”

——“停停停停停！殷郊——你等会儿。她什么意思？”姬发叫停，“她追求什么爱情？他不是和殷伯父——”殷郊瞪他，“——呃，殷寿在一起了呢？她追求爱情怎么追到黄河大鲤鱼上了？”

“诶，这有啥。谁会不喜欢黄河大鲤鱼，你家附近不也捞得——什么鱼！”殷郊猛一机灵，“不是鲤鱼！……虽然鲤鱼好吃吧但她追求的不是鱼，是我妈——我妈！”

到这会儿姬发——或者说——除了苏姐己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才知道，原来她“破坏人家家庭”的真正目的是让姜母远离渣男PUA然后自己追爱。这件事儿对殷郊冲击太大，他将其称为“天塌了”。

“……这么说她还是功臣呢，你干嘛——”

“谁知道她安的什么心呢，她说你真信啊！那女人可是会魅惑人心呢！”殷郊又是捏鼻子又是拉眼睛，挤眉弄眼掐着嗓子学说话，殷先生……姜姐姐……“一样的招儿你保不齐她两边使！”

姬发称是，连连点头，他觉得殷郊的话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实在太困心渐渐飘远。说了什么？渐渐听不清，不过还是得说“嗯”、“对”、“特别好”、“都听你的”。殷郊口若悬河，诶呀那个话是真说不完了，他听姜文焕说他表哥以前在学校外号叫“小喇叭”，果不其然，今天就在他床上开播。

“你不听我说话？”

“……听着呢听着呢。”姬发眯着眼睛点头。然而他真是困疯了困死了困得超级无敌要爆炸了——“我们明天继续好吗？明天是周六……”

“现在已经‘明天’了——十二点四十三分。”

他说了整整两个小时啊！

姬发两眼一翻，就要昏死，奈何殷郊不放过他，又说了些什么一二三四！如果这会儿有秘书做会议记录，那肯定得是厚厚一大本——敞开手，搂着脖子，向后仰倒——“祖宗！睡觉吧！要不然你白天说……”

“我现在思如泉涌呢，这肯定得是个好计策——万一白天我就忘了呢？”

姬发已经迷迷糊糊了：“那你……那你就……”

就什么？

殷郊的耳朵凑过去，猛地就被喷了口热呼呼的气。

“那你就梦里……继续说……”

蠢蛋！梦里又没人听！殷郊刚要反驳，看见姬发熟睡了，就没好意思张口。

2

也不知道是昨天晚上太兴奋还是怎么了，大白天殷郊瘫床上像坨烂泥……呃，漂亮的泥。刚刚他哥推门进来人都傻了——长了个……人？直到姬发解释他的好兄弟是翻窗户进来的。

“窗户。”

“嗯。”姬发点头。

“……咱家九楼。”

“哥，我知道哥，你不信我也不信。”

他哥聪慧和善的脸皱得像团没泡开的紫菜。

哥走了之后姬发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殷郊翻了个身，头发蹭在他的颈窝里。姬发其实挺受用的，可他又觉得这种隐晦的“舒适”与“欣喜”让他害臊不自在。柔软的床铺和旁边热烘烘的身子让他迷迷糊糊又想睡——不行！早睡早起身体才好，病都是懒出来的。他推推殷郊：“醒醒。”

殷郊没动静。

他拍拍殷郊：“醒醒。”

殷郊哼了一声。

姬发又是推又是拍又是挠又是拽，后者两张眼皮就是不愿抬起来——好吧，其实意识也算晕晕忽忽回来点，殷郊一只手糊上去——“……再、再睡会儿……！”

正好拍在姬发胸口——什么铁砂掌！他摇摇头叹气，睡吧睡吧，反正你也没啥事：“那等到午饭时候再叫你，到时候你再跟我说苏姐——”

噌！很快啊！殷郊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手里攥着姬发挂床头的痒痒挠：“哪儿有苏姐己！哪儿有！”他警惕地四处巡视怒目圆瞪不过因为刚爬起来还闭只眼——“姬发，你刚说‘苏姐己’了，人呢？”

“她没来，我只是提到人家名字而已。”

听到这儿，殷郊又砰地一声栽回去：“谎报军情！理应处斩。”

“对不起，大王！”姬发坐床边，边念叨边套裤子体恤，“那小的要是给你买早饭呢？”

“嗯……”殷郊盯着天花板，“我要两掺，一个茶叶蛋，五块钱的油条，这样就饶你。”

等到姬发趿拉着拖鞋回来了，殷郊才挠着肚子走出卧室。昨天晚上殷郊穿的是酷酷的夹克和酷酷的牛仔裤！现在穿的是姬发最松的上衣——睡衣，和最松的裤子——睡裤——好大一只米老鼠——光着脚。

“门口有拖鞋啊？”

“我这不刚爬出来吗？”殷郊晃晃荡荡走过去。

等到正儿八经坐下开始吃饭了，等到殷郊油着手指头把油条撕碎扔碗里了，等到姬发咬了一口菜角剩下的韭菜粉条全掉豆浆里了——殷郊开始笑，惊天动地。

“别笑了诶呀。”姬发低头，衣服上没溅上油，可喜可贺，“你昨天晚上不念叨半天还没念完吗？现在继续说吧。”他捡起话头来。

这边呢？殷郊一听就来劲了！他把盛着油条的勺子塞嘴里嚼巴嚼巴咽了，又嘞嘞沾着碎酥的手指，手肘撑在桌面就要说个一二三四五——

“……”沉默。

“呃其实……”继续沉默。

姬发拿筷子挑起来一团馅儿：“……你是不是忘了？”

殷郊皱着眉头要反驳，马上又把嘴闭上了：“怪不得说哥们儿好兄弟呢，我怎么想的都知道。”

两小时——整整两小时！殷郊殷大少爷爬墙翻窗户进他家坐床上唠了俩小时把苏妲己“不安好心”的影响从破坏家庭和睦到危及国际政治，又把防狐狸大作战说了十个大项三十六小条。姬发！你一定得帮我姬发！姬发困得要死还是答应啦！然后呢？然后睡了一觉还给周公——你让他弟去实施吗？！

“一点儿都不剩了？”

“嗯，我感觉是。”

“……要不你再回忆回忆，没了怪可惜。”

殷郊冥思苦想又吃了一口：“好像真没了。”

姬发仰头叹息，觉得这得是个什么主，说实话苏妲己要追求姜母他还真一时不知怎么干预——他该干预吗？又或者，他有资格干预吗？直到殷郊啪地鼓了掌：“我记起一点了！最重要的核心目标是——”

姬发猛地正视殷郊——

“——让我妈绝不能喜欢她！”

诶……小狗都知道！不过看殷郊这么高兴，也只能拍拍手：“太好了，太好了，大王提纲挈领，大王英明。”

3

殷郊原来开的是超级无敌劈里啪啦炫酷跑车，蝴蝶门，大天窗，特显眼。姬发坐过一次，爽得很，直到他坐超跑转门戴的蛤蟆镜被风吹跑了，那之后再也不坐。

于是如今他就窝在殷郊奇瑞扣扣的副驾驶。

“你跑车呢？”

“怎么，你馋啦？”殷郊脑袋在前车窗左探右探，嘴里塞着鸡蛋灌饼。

“我没馋，我就问问。”

“你馋也没用，那车我还给殷寿了。欺负我妈……不用殷家一分钱！”

姬发听着，觉得哥们儿有骨气：“那爷爷和启大伯的呢？”

“肯定也不要啊！……不过压岁钱另说。”正说着，扭头前面楼里苏姐已出来了。殷郊简易计划是这样——跟着苏姐已，看她怎么追妈妈，然后——“全·部·破·坏·掉”。

……苏小姐的人身安全还是有的吧……当时姬发这么问了。

殷郊特别震惊：怎么了！你以为我是我爸吗？！

这时候苏姐已打了辆车，殷郊就把吃剩下的饼塞姬发嘴里，擦擦手盯着车就跟。绕了半天看见她到了家花店。殷郊把车停好，拽着姬发猫着腰要跟上去。

“你站直了啊？”

“站直就被发现了！”殷郊说。

“你不觉得大白天猫着腰跟着位女士更引人注目吗？”

殷郊扭头，人行道上的人都看他俩。

诶呀！管这么多做什么！他三步并两步拉着姬发进花店。打包好的花束放在花架上大而密挡得住两个一米八的家伙，两个人就扒着花束和花束间的缝隙盯着另一边谈话的店员和苏姐已。

“这些您看可以吗？”

“嗯……”苏姐已瞧了一会儿，“可以换个包装纸么？她不喜欢太显眼的。”又从包里取出来只毛毡小狐狸——这该是她自己扎的，“请把这个也放进去。”

姬发瞥一眼身边的殷郊，后者牙齿咯咯吱吱要咬碎，他本想悄悄哄一下谁知下一秒一只手搭他肩膀上——“啊！”

这是殷郊叫的。

“你干什么你！没见着——啊警察同志好……”扭头瞧见是谁了殷郊马上大鞠躬！姬发也有样学样。原来有热心群众瞧见两个人偷偷摸摸要进店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就去联系了旁边的交警同志。

“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警察同志。我们不是坏人哈哈……”姬发尴尬地笑笑。

“那你们大白天鬼鬼祟祟是做什么的？”

这可是警察同志，怎么着你不得如实招来？姬发就一句一句如实招了，一阵骚动苏姐已早发觉，到店外隔着扇玻璃用“你也跟他一起犯蠢”的怜悯眼神看着他。殷郊视线对上了嘴里悄咪咪地絮叨，苏姐已瞧见了就扭着脖子嘲笑，两个成年人不知道还以为小学没毕业——“你做什么呢？”

“没、没什么！对不起警察同志……”殷郊再鞠躬！

领受了警察同志的批评教育，跟着人家确实不太行哈，回到车上殷郊垂头丧气，直呼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姬发抬头，后视镜里殷郊往后仰露出脖子一截儿。悄悄的，姬发脸就发烫，稀奇古怪的，又甩脑袋。

“别甩啦，像洗完澡的小土狗一样。”殷郊说。

“别丧气啦，像挨完骂的小笨狗一样。”姬发说回去。

“那你说怎么办？万一我妈真被她追走了呢？”

“要是阿姨喜欢也不是——”

“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骗我妈！她说不定另一边还和殷寿说不清道不明呢！”

姬发琢磨了一下。自从殷寿和姜母离婚，苏妲己反而从殷家的公司离职了，四处辗转了几处工作，最近才安稳下来。殷郊说苏妲己声称自己一直在找姜母，这样一看似乎是真话。追求一个人还转门研究偏好又做毛毡小玩具——“她万一真是认真的呢？”

“……怎么，你信她？”

“她可是知道阿姨不喜欢玫瑰和红色，专门挑了鲜百合。”

知道一个人的偏好又不一定是喜欢，你不也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殷郊跟他掰扯，姬发感觉身上烧红了一片连说不一样。“我只是假设！假设！我假设她知道阿姨喜好是真心喜欢阿姨啊！”

“那可真能假设了！那我也能假设你喜欢我啊？能吗？啊？能吗？！”

“……”

“……”

“……”

“……哥们儿要不你说句话吧哥们儿。”殷郊声音有点弱了。

“……哥们儿……哥们儿好像其实也不知道哥们儿……”姬发半天挤出来这么一句。

4

妈最近好像挺高兴的。她轻轻哼着歌，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转个圈，毛绒绒的拖鞋滑出去，她轻轻地笑了。

“妈？你今天又去做什么啦？”

“去逛街了。你看那边的盆栽？”嚯，好大的多肉。

殷郊手中叠着衣服，瞧妈走了两步，又哼起歌儿来:Do you hear me? I'm talking to you.他妈妈不仅快乐，而且年轻，好像突然脱离所有束缚，重新做成自己来。那模样他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那时候他爸还是他爸，没有任何或钱或权把他腐蚀；再早些是他还没出生的时候，照片上，那么年轻的两个人抱在一起肆无忌惮地笑，像殷郊，也像——诶呦！可别想了。

哎，往事不可追。“跟朋友去的吧。”

“对呀。”

“她送你小狐狸了吗？”

“我挂在包上了，她说……”妈突然缓过神来，“哦……郊儿你——”

“……”殷郊低着头，“……我不管啦。你要是愿意跟她玩儿就玩儿吧。别让她骗着你就好！回来又难过……”

“我们说了只做朋友。”她走过来，“……你是不是还气她让我和你爸离婚了？”

“我不气！你跟他早离了才好！我就是你会被骗——”

“……不管你信不信，相处下来，我觉得她是很好很好的姑娘。说了做朋友，你赌什么气呢？”

“我知道啦……我回去自己想想。你开心就好了。”说完，回屋闷着头砸进枕头。诶……谈恋爱或者交朋友这事儿，妈都是成年人了，走过的路比他吃过的盐都多，哪儿轮得到他担心呢？要是苏姐己真对妈好，他也啥都不说大不了多给她几张好脸。他要给姬发发消息了，就说：哥几个不管苏姐己了让她自己掂量着办吧！然而刚开始打字脑子里回忆就响起来了——

“那我也能假设你喜欢我啊？能吗？啊？能吗？！”

“……哥们儿……哥们儿好像其实也不知道了哥们儿……”

所以呢？殷郊脑袋又砸了枕头。

其实吧，你要是说被姬发追，那也是挺不吃亏的。姬发人好，心善，个子不矮，长得不错。殷郊想想如果谈恋爱了两人的相处——看电影吧，去玩儿吧，一块儿吃饭睡觉吧，也不是不行——其实之前也全都做过。牵手拥抱他不怕，就是接吻吧他心里是有点怵的——本来挺不错的脸突然放大然后砰！亲了！殷郊保不齐要去狠狠咬他一下。

他就打字了：苏姐己咱别管了，就那样吧。

姬发没回他。

你之前说想什么事儿没想明白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吗？

姬发还没回他。

殷郊是名副其实的行动派，姬发则不然，姬发是要深思熟虑地思考才能迈开腿的——于是他现在就躺在自己床上，扣着手机，盯着天花板，想到底什么是什么。什么事儿跟殷郊在一块都能变成“闹剧”，不是说后者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殷郊是很厉害也很有能力的——只是说哪怕失败了，有他相伴也能从苦涩中品出荒诞的幽默来。

真完蛋！哪怕完蛋也是乐乐呵呵地完蛋！他想起对着警察同志连连鞠躬的殷郊，还有夜里擦过他侧颈的嘴唇——

“砰！”哗啦——夜风吹拂！今窗户怎么开——咣当！“诶呦！”姬发抱着肚子，“谁啊谁撞我肚子！”

“是我啊姬发！我！”呲牙咧嘴地睁开眼，不是殷郊还是谁啊！

“你来——你来干嘛，你又爬窗户了？”

“我想清楚了哥们儿！走电梯慢死了还得等你开门！”

殷郊可能来得匆匆，衬衫都是胡乱穿的，领口开着大大的口子姬发忍不住瞥一眼——诶呦有他晕沟。

“.....你想清楚什么了？”

“我就问你是不是想追我吧！”

——啥？啥玩意儿？姬发瞪着眼睛，殷郊现在骄傲得大义凛然得很呢！不知道还以为他又去献血了，拿着献血证跟他编。

姬发甚至有点怀疑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是否知晓“追”的含义，不是超车哦？不是去抓小偷哦？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哦？殷郊点点头，我不傻！盯着姬发，你就说想不想吧！

姬发就如实禀告：.....我不知道，我觉得追你也行。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小小，他低着头，去抠自己的手指头。哪有大半夜趴窗户谈这个的！再说哪有大半夜趴窗户的！他闷闷问一句，苏姐己那边怎么办啊？殷郊说：你没看我消息啊！开始口头讨伐啦。姬发眼睛上抬，瞄到了殷郊的嘴巴，说啊说，一开一合，他想想，亲了一口。殷郊僵了一下，随后把他推开，干什么啊.....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咱俩算.....算谈啦。都谈了不能亲个嘴吗？”

殷郊脸腾地就红啦：“谈.....谈.....算了谈吧！那也得先牵手.....哪有上来啃的，谁不知道你眼睛大.....”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